

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

王雁卿

(大同市博物馆, 山西 大同 037004)

内容摘要: 中国植物花纹装饰是通过佛教艺术东传而来。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有多种形式, 最初便以一种较成熟的形式出现, 之后历经繁简并加以变化成为多种形式, 领导着一个时代的美术主流, 影响深远。

关键词: 云冈石窟; 忍冬纹; 形式

中图分类号: K87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08)04-0043-06

忍冬花纹属植物类装饰纹样, 随着佛教艺术东传来到中国。作为佛教装饰题材雕刻于石窟, 并被广泛运用——雕刻在北魏的建筑上, 刺绣在衣服上, 绘于棺板、石椁板上, 雕刻在石棺床上, 滚印在陶器器壁上, 等等。形式有单个菱形的、单枝并列的、波状的、环状的、纵向环状、缠枝环状、环状套圭、龟背状等, 是北朝时期主要的装饰纹样。

一 忍冬纹的类型

云冈石窟忍冬纹装饰种类繁多, 计有七型:

A型 波状忍冬纹, 分5式:

I式 一侧一瓣、一侧两瓣忍冬叶交互附于一条波状弯曲藤蔓上, 叶头向内弯卷, 叶藤分叉处伸出的叶子则呈尖形。见于第7、8、9、10窟窟壁, 第9、10窟须弥座层带饰、拱门框及华盖, 第13窟须弥座层带饰, 第6窟华盖等。第6窟前室华柱稍有变异, 两侧叶瓣三个至五个不等, 规律性稍差(图1)。

II式 相较I式少了一侧的一瓣忍冬叶, 两侧各两瓣忍冬叶交互附于翻卷的藤蔓上。仅见于第9窟后室南壁第4层西侧佛龕须弥座层带上和第10窟后室东壁第4层南侧佛龕须弥座层带上(图2)。



图1 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



图2 云冈石窟第10窟后室

III式 也叫缠枝波状忍冬纹。三瓣或更多的叶瓣组成一个忍冬叶分枝, 有的是一组忍冬花纹于主藤蔓两侧交互伸展, 随主藤蔓波状弯曲而弯曲, 有正、反、转、侧的变化。枝从藤上分出时多加小叶, 每个叶头或尖状或回卷。雕饰在第7和8窟窟壁、第10窟后室东壁思维菩萨头光之上的云光、第9和10窟窟壁及须弥座层带、第6窟窟壁、第3窟天井梁的侧面等处(图3)。

IV式 波状藤蔓交互向两侧分出枝蔓, 枝端向藤蔓回卷, 端头呈花束样, 两侧对称相背伸展出的忍冬枝中有果实, 忍冬枝叶瓣三四片不等。第7窟窟顶主像背光的端头呈椭圆形苞蕾, 从中伸

收稿日期: 2007-09-03

作者简介: 王雁卿(1966年—)女, 河北阳原人, 大同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魏及云冈石窟考古研究。

展出三枝忍冬，每枝忍冬叶瓣三五片不等；第12窟明窗边框的枝蔓端头呈花束样(图4)；第13窟窟顶主像背光边缘外的光云波状忍冬枝蔓端头各有一缠枝忍冬枝对称地向两侧展开，绕过主藤蔓回复，中央伸出长三角状的果实；第15窟窟顶交叉梁上的枝蔓中央有圆形果实。



图3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



图4 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北壁明窗

V式 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波状藤蔓的波心内填充果实、禽鸟、瑞兽、化生童子等，边框内侧、藤蔓上及与藤蔓分离处多点缀单瓣忍冬或三叶忍冬。第10窟后室门楣上部的横向波状纹内雕禽鸟瑞兽，或立于波底，或站在波下，身前身后雕着分枝回转的三叶或五叶忍冬(图5)；第11窟南壁佛龕龕额内，藤蔓的忍冬分枝托着莲瓣上合掌的莲花童子；第12窟明窗边框为纵向和横向的忍冬葡萄藤蔓，分枝端结葡萄串，而藤蔓中又伸出忍冬叶，纵向的长尾鸟踏于葡萄枝上，而横向的长尾鸟则立于葡萄枝旁，鸟或回头或扬头，口衔一瓣忍冬叶或三叶忍冬雕于长尾上，或第14窟西壁佛龕龕额内附在波状藤蔓上的忍冬枝两侧各有三瓣忍冬叶呈对称展开状，枝端向藤蔓回卷，中央是颗颗圆形果实，一长尾鸟立在波底回头望果实，龕额中央托果实的忍冬花上下相对。



图5 云冈石窟第10窟后室门楣上部

第10窟后室南壁门框侧面上部为纵向缠枝忍冬纹，瑞兽禽鸟踏在忍冬枝上。前室门框作纵向缠枝忍冬纹，藤蔓分枝的端部托着一个大覆莲瓣座，之上有大荷叶，叶内伸出多枝忍冬叶，飞天

游戏坐于横置的莲瓣与荷叶上方(图6)。

B型 单枝并列忍冬纹，分5式：

I式 两组三叶忍冬呈花束状相背对称地向两侧展开，花束底部合拢用细带系着，且在下一束的中心。一束一束紧密纵向排列，下一束最上一片叶头伸长至上束第二片叶子处。此纹饰仅出现在第20窟大佛的僧祇支衣缘(图7)。



图6 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门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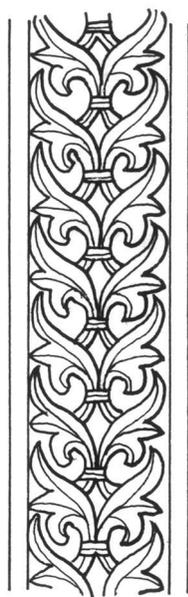


图7 云冈石窟第20窟主佛像僧祇支衣缘纹饰

II式 一组三叶忍冬纹与相同的另一组上下相对交互并置，呈二方连续式排列，两侧叶瓣对称向外伸展入另一组叶瓣间，见于第7窟后室西壁。

II式 三叶瓣忍冬并列同向连续排列，叶头向下，有的外侧叶子伸长至下一束忍冬的外侧叶子处，均呈带状。装饰在中期第7、8、9、10、1、2窟壁带饰和第9、10窟须弥座层带上(图8)。



图8 云冈石窟第8窟后室东壁

IV式 三叶忍冬分两侧相背向中心集中，每一侧同向连续排列，中央呈团花状。此类纹饰多呈圆弧状，装饰在各窟佛像的头光外围和第7、8窟拱门下部及晚期窟外拱门处(图9)。



图9 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南壁

V式 五叶忍冬单体纵向排列, 见于第6窟外壁佛龕主尊的光背。

环状忍冬纹, 又分横向、纵向、横向套圭等五型。

C型 横向环状忍冬纹, 分4式:

I式 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 并在环内底部向两侧对称伸出三叶忍冬, 下面叶瓣向下回卷, 中间尖状叶瓣横伸, 上面叶瓣伸长两两相对向下回卷, 呈心形, 叶与叶间回卷处又向下伸出一片小叶。藤与藤相并拢处、环与环间用细带系着。此纹饰仅见于第19窟主佛像的僧祇支衣缘(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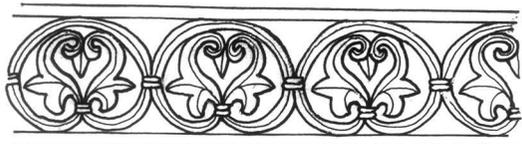


图10 云冈石窟第19窟主佛像僧祇支衣缘饰

II式 略同I式, 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 并向环内伸出三叶、五叶、七叶、九叶忍冬, 两侧叶子外翻, 中央叶子向上且叶头呈尖状, 藤与藤相并拢处、环与环间用细带系在一起, 上下有时又各伸出一片小叶。见于第7窟前室窟壁, 第9、10窟窟壁及须弥座层带上, 第9、10窟前室拱门上部, 第10窟华盖上等(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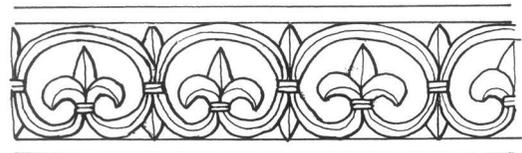


图11 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北壁门楣上部

II式 两枝A型I式波状忍冬纹藤蔓相对合拢成尖卵形环状, 环底向上伸出一枝三叶忍冬, 环与环间用细带系住, 系带处向上伸出一瓣忍冬叶, 见于第9窟前室列柱上的装饰层带。第6窟方柱天井西南隅梁的环与环间的上部, 框边向环间盛开一组九叶忍冬花。

IV式 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 并于环内底部向两侧对称伸出一枝三叶忍冬, 中央是游戏坐的飞天, 飞天上身两侧还饰有忍冬叶, 环与环间饰莲花童子, 环外四角各横伸一枝三叶忍冬, 见于第10窟后室门楣下部(图12)。



图12 云冈石窟第10窟后室门楣

D型 纵向环状忍冬纹, 分6式:

I式 两枝A型I式或II式波状忍冬纹藤蔓相对合拢成尖卵形环状, 环底向上伸出一叶或三叶忍冬, 环环相接同向连续排列成纵向环状忍冬纹, 藤蔓相交处用细带系住, 见于第10窟前室西壁佛龕廊柱、第9窟前室北壁佛龕拱柱、第7窟前室东壁上层(图13)。第10窟后室南壁佛龕拱柱环与环间则填饰三叶忍冬, 环外肩部还伸出两瓣忍冬叶。

II式 由藤蔓组成尖卵形环状, 藤蔓相交处用细带系住, 环外两侧各蜿蜒着从环的肩部伸出的波状忍冬, 环内的二枝三叶忍冬纹相向对称, 最内侧的两片叶子相对向下回卷, 回卷处又向下伸出一组三叶忍冬, 见于第9窟前室北壁佛龕两侧拱柱、东壁佛龕廊柱。

II式 由藤蔓组成六边龟背状环形, 藤蔓相交处成一条线或两两缠绕, 且延伸较长, 环外两侧各蜿蜒着从环的肩部伸出的波状忍冬, 环内相对的两枝波状忍冬枝相向对称上伸, 底部向上又伸出一片或三片小叶。见于第10窟前室北壁西侧佛龕拱柱、第13窟门框、第3窟天井横梁处(图14)。第10窟前室北壁东侧佛龕拱柱上半段是B IV式, 下半段是C IV式。第12窟列柱呈环圆形。

IV式 由藤蔓组成六边龟背状环形, 藤蔓相交处成一条线且延伸较长, 外部两侧各蜿蜒着从环的肩部伸出的波状忍冬, 环内各向两侧对称伸展一枝三叶忍冬, 上踏禽鸟瑞兽, 一瓣忍冬叶或口衔, 或雕于颈后, 见于第10窟门框。

V式 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桃形环, 并向环内伸出三叶忍冬纹, 环外底部两侧伸出小瓣忍冬叶, 见于第12窟列柱, 多被后来的千佛柱打破。

下层窟壁的环状忍冬纹带较之简单些(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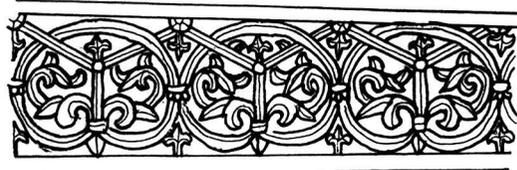


图16 云冈石窟第6窟窟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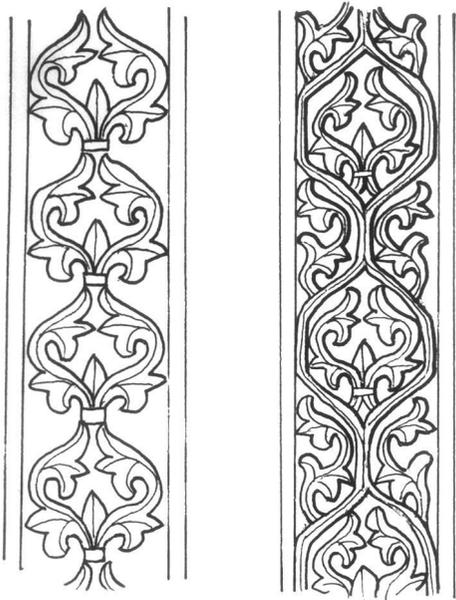


图13 第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西壁佛龕柱廊 图14 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佛龕拱柱

V式 圆环纵向排列, 环内伸出两枝对称式三叶忍冬, 向两侧伸展, 中央瑞兽或足踏忍冬叶, 或口衔单瓣忍冬叶, 瑞兽的身上, 如肢关节、颈后等处饰单瓣忍冬叶。环间饰圆点, 由两框边向环间各伸出一组三叶忍冬, 见于第6窟门框(图15)。而同窟门框纹带的环间雕六瓣莲花, 两框边向环间各伸出一组七叶忍冬花; 方柱天井东南隅梁则是圆环与圆环纵向排列, 环内忍冬花纹同B IV式的环内花纹。

E型 环状套圭忍冬纹, 分2式:

I式 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 并向环内伸出两枝忍冬, 藤间中央向上伸出至柱子的下端是系藤蔓的细带, 向下还有一瓣伸出环外的忍冬叶, 上端圆点之上还伸展一组三叶忍冬纹。环与环间用三条带系在一起, 上下各有相对向环间的三叶忍冬, 上部忍冬纹之上还有小莲花作为圭尖与环内的柱子相连成圭状。此式见于第9窟前室列柱的装饰层带、第6窟窟壁。第10窟前室



图15 云冈石窟第6窟门框

II式 环状与圭状相间套合。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 并向环内伸出两枝向两侧横向弯转的忍冬藤蔓, 藤间中央还伸出一根柱子, 柱子下端呈覆莲状, 上端呈正面莲花形, 莲花上还饰有两枝对称相背横伸的三叶忍冬, 覆莲下还饰有伸出环外的一枝三叶忍冬。柱两侧各雕一身游戏坐的飞天, 环与环间饰有莲花门簪, 其上用小团莲花作圭尖, 与两侧环内的柱子相连形成圭状。莲花门簪的下方有一束向两侧对称伸展的四叶忍冬花, 叶瓣向下伸展。见于第9窟前室门楣。

F型 龟背状忍冬纹, 分2式:

I式 六边龟背形与圆环相间纵向和横向排列。圆环底部伸出二枝三叶忍冬向两侧展开, 上方雕游戏坐的童子; 六边龟背状内也在底部向两侧对称伸出两枝三叶忍冬, 上方雕禽鸟瑞兽, 龟背边与边相接处饰五瓣小花, 圆环与龟背间也饰五瓣小花, 且从边框向环与龟背间伸出五叶或七叶忍冬花, 两侧叶子相向回卷成C型。见于第9窟前室北壁门框。

II式 龟背状忍冬纹纵向排列, 龟背边与边间划同心圆。六边龟背形之间从外部两侧各婉转着一枝从龟背形的肩部伸出的波状忍冬, 六边龟背状内雕各式游戏坐的童子和瑞兽, 多剥落。见于第12窟前室列柱。

G型 四出三叶忍冬纹。即三叶忍冬呈对角线状向四个方向伸出, 有时相邻两叶又对折向内伸出一组忍冬, 多装饰在楣拱龕之龕额方格中、窟内中心柱华盖上的方格内及天井中。见于第8窟后室南壁, 第9、10窟的龕楣, 第1、2窟中心柱方格内和第39窟天井等(图17)。

上述忍冬纹的装饰除四出三叶忍冬纹, 多呈横带竖条或弧形带状, 装饰在窟壁、门框、宝盖龕上层、须弥座层带上, 像之背光、光云及龕额格内等处。

此外,忍冬纹以花形状装饰在塔或柱顶,三瓣或四瓣叶子向两侧展开,错落有致,作承花状,中心两叶内卷呈涡形,出童子或覆钵、塔刹。常以一组三叶或五叶忍冬装饰在菩萨冠上莲花或圆板、三角的两侧,或装饰在屋形龕顶上的三角饰上,或衔在瑞兽的口中,散雕在瑞兽的身旁,或束在莲花柱和爱奥尼亚柱中部及博山炉的中部,或以三叶忍冬作角花装饰在莲花的四角,雕在窟顶和龕额格中,或作为龕额的拱端向上卷曲,或饰在列柱的折角处,等等。有时简朴,有时华丽,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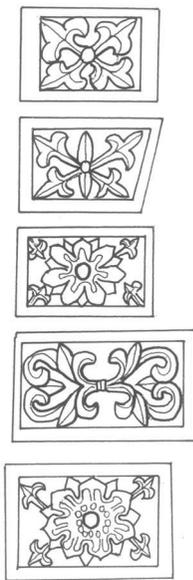


图 17 云冈石窟各式四出三叶忍冬纹

二 云冈石窟忍冬纹的装饰特点

忍冬纹饰是云冈石窟图案装饰中应用最广的植物纹饰。在早期洞窟仅出现在佛像衣的边缘、菩萨的头光外周及菩萨冠上。也只有在早期,忍冬纹出现在主尊的衣饰上,而且纹样繁华。就是说,云冈石窟从早期开始,忍冬纹装饰已很复杂,且以一种成熟的形态出现的。

最近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墓群,壁画纪年墓 M7 出土的彩绘漆皮上就绘有纵向环状忍冬纹(图 18),与云冈石窟的第 9、10 窟佛龕拱柱的纹饰相似。该墓出土的另一块漆皮上墨书墓主人死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1]。由此可见,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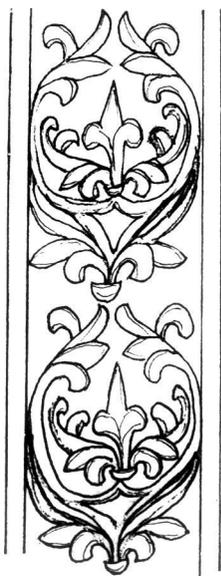


图 18 大同沙岭北魏墓群 M7 出土的彩绘漆皮

时平城早已流行忍冬纹装饰,云冈石窟早期出现复杂的忍冬纹饰就不足为怪了。相反中期较早的第 7、8 窟的忍冬纹造型简练而流畅,呈波状、并列状、环状等,与两窟简朴舒展的整体造像风格相一致。第 9、10 窟有单体菱形状的四出三叶忍冬纹和单枝并列、波状、环状、纵横向环状、缠枝环状、环状套圭、龟背状等忍冬纹,富丽堂皇,繁缛有致,彰显皇家风范,而且装饰部位明显增多,除装饰界带外,列柱、佛龕、拱柱、须弥座层带、门楣、门框以及各个角落均有装饰。或许是设计师和工匠的同格不同的缘故,第 7、8 窟的忍冬纹肥满而舒畅,第 9、10 窟的忍冬纹略细润而婉转,前者更接近犍陀罗、西域风格。第 12 窟仅在列柱和明窗边框装饰着呈缠枝波状的忍冬纹,而第 11、13、5 窟因开凿后不久就放弃了,洞窟壁面没有统一的构思及布置,少见忍冬纹带饰,仅龕额、头光及拱柱上有少量的装饰。第 1、2 窟的忍冬纹装饰亦较简练,第 6 窟的种类相比增多,从波状、并列状到纵向圆环状、环状套圭等,整齐划一,婉约有致。而晚期洞窟除有波状、环状忍冬纹等装饰着中区的第 14 龕额、第 15 窟及东区第 3 窟的天井横梁外,西区的小窟仅在第 35、39 窟窟门上部有并列忍冬纹装饰,偶尔在莲花窟顶四角有三叶忍冬纹装饰。或许这一时期高级工匠随孝文帝南迁洛阳雕造龙门石窟,所以纹饰回归简朴,几何类纹饰增多,但只代表云冈石窟晚期装饰风格,并不代表北魏迁洛后的忍冬纹装饰艺术,因为龙门石窟的装饰更加繁荣。

云冈石窟忍冬纹装饰与洞窟的总体设计有关。早期纹样虽已较复杂,但中期种类增加,藤蔓缠枝纵横盘桓,婉转多姿,受汉魏传统的影响,还添加童子伎乐、瑞兽禽鸟、果实等。晚期则又简约有致,其中并列忍冬纹贯彻始终。早期叶瓣修长,弧度大,中间尖状叶瓣插于两个叶瓣之间;而中期叶瓣圆润,中间叶瓣夹在两个叶瓣相间处之上;晚期又纤细。

总之,不论是何种形式,其主结构线在 S、O 形中变化,遵循运用二方连续形式的排列,左右交互分枝回旋,变化出不同的图案。忍冬花也以三叶型为基本单元。还与莲花、飞天伎乐、瑞兽等相结合,在其叶间生出类似葡萄、石榴等果实,增加了图案的节奏感与形制的韵律感。

三 忍冬纹的相关问题

关于忍冬纹来源的说法,前人已做过很多研究,常盘大定、水野清一、梁思成、陈清香等诸多先生均认为源于希腊的“阿堪突斯(acanthus)”叶纹^①。

也许犍陀罗时期的佛教艺术受希腊阿堪突斯叶样式的影响,菩提叶、无忧树叶等的形状渐与阿堪突斯叶相似,并演变成类似程式化的棕榈叶状,之后东传中国。而棕榈叶(或菩提叶)形与中国草药忍冬叶相似。据佛传,佛陀头上有菩提树冠。《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载:“菩提树者,即毕钵罗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忍冬属藤生,叶对生,呈长卵形,顶端渐尖或钝。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忍冬项下曰:“忍冬在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名忍冬,同样赋有生命力的含义。所以有的学者便称其为忍冬纹。

不管忍冬纹来源怎样,我们在云冈石窟中所见的忍冬纹形式,早在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作品上就已出现波状式的,见于阿育王石柱柱头顶板上、早期印度流派的纪念碑上和山奇大塔的门道上,写实且复杂。犍陀罗时期的雕刻上也有,形式朴素、简明,在花纹波状空白的地方填补了卷回来的叶子。之后西域的克孜尔石窟、楼兰木雕上的波

状忍冬纹,同云冈石窟的波状忍冬纹极其相似。而云冈的四出三叶、并列、各类环状、龟背状、环状套圭等忍冬纹在西亚则不多见。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有与此相似的花纹,可能由此而来并发展变化。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早在离石汉画像石上就出现了波状的花草纹,与北魏的忍冬纹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但此类花叶纹不论形式还是意义不同于云冈石窟的植物花纹,应属两个不同类型和不同意义的花草纹饰。有的学者将中国汉代画像石出现的波状云气纹看作是忍冬纹的前身,而我觉得这是两种表达意义毫不相同的纹饰,虽然它们形式上有点相似,云气纹还是与汉代人神仙思想的仙气有关。而忍冬纹就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活及命运树的简缩形式”,并象征着佛诞生或洁净的莲花一起在北魏时期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而发展变化,而且从传入云冈之始,便是以一种较成熟的形式出现的,之后历经繁简,简约流畅,并加以变化成各种形式,兴盛于一代,一直延续唐朝初期,领导着一个时代的装饰艺术的潮流。此后,从商周开始的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以植物纹样为中心的历史时代。

参考文献:

- [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

(责任编辑 梁红)

^① 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学会汇刊》第4卷第3、4期,1933年,第198页;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4卷序章《云冈石窟装饰的意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年;陈清香《论云冈石佛式样的源流》,《华冈佛学学报》第6期,1983年,第345-376页。